忠武公家乘 坤

忠武公家乘卷之三

紀述

行錄

從子兵曹正郎 芬撰

嘉靖乙巳三月初八日子時公生于漢城乾川洞家卜者云此命行年五十杖鉞北方公之始生也母夫人夢叅判公告曰此兒必貴宜名舜臣母夫人以告德淵君遂名之

爲兒戲嬉每與群兒作戰陣之狀而群兒必推公爲帥初從伯仲二兄受儒業有才氣可成功然每有投筆之志

丙寅冬始學武膂力騎射一時從遊者莫有及焉公
性高亢同遊武夫終日慢言相戲而獨於公不敢侖
汝常加尊敬
壬申秋赴訓鍊院别科馳馬跌左脚折骨見者謂公
已死公一足起立折柳枝剥皮裹之擧塲壯之
丙子春中式年丙科講武經皆通至黃石公考官問
張良從赤松子遊則良果不死耶答曰有生必有死
綱目書壬子六年留侯張良卒則安有從仙不死之
理特托言之而已考官相顧歎異曰此豈武人所能
知哉

公以新 恩榮拜先塋見一石人傾仆於地命下輦數
十人扶起石重不能勝之公喝退下輦不脫青袍而
背負之石忽起立觀者謂非力所能致也
性不好奔走以此雖生長於洛中而罕有知者獨西
厓柳相公以同里少友每許其有將帥才也
栗谷李先生爲銓相時聞公名且知其爲同姓因西
厓請一見西厓勸往公曰我與栗谷同姓可以相見
而見於銓相時則不可竟不往
是年冬爲咸鏡道童仇非權管時李青蓮後白爲監
司巡行列鎭試射邊將邊將免杖者少至本堡素聞

公名甚欵接公仍從容言曰使道刑杖頗嚴邊將無
所措手足矣監司笑曰君言好矣然我豈無是非而
爲哉

己卯春瓜滿歸仕訓鍊院時有兵部郎者爲其所私
者欲越遷叅軍公爲色官不許曰在下者越遷則應
遷者不遷是非公也且法不可改也兵郎以威強之
公堅執不從兵郎雖盛怒而亦不敢擅遷一院相謂
曰某以兵部郎見屈於訓鍊一奉事其人深銜之
公在訓院時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庶産欲與公爲妾
公曰吾初出仕路豈宜托跡權門立謝媒人

是年冬公爲忠清兵使軍官於所居房裏不置一物
唯衣衾而已以覲省歸時必籍所餘粮饌召主粮者
還之兵使聞而愛敬之
一日暮兵使因醉酒携公之手欲往軍官某人之房
其人盖兵使平日之所親而來爲軍官者也公意大
將之於軍官不可私自往訪佯醉而奉執兵使之手
曰使道欲何之兵使悟之卽頹坐曰吾醉矣吾醉矣
庚辰秋爲鉢浦萬户時監司孫軾聽讒言必欲罪公
巡到綾城召公迎 命曰講陣書畢使圖陣形公握
筆圖畫甚整監司俯案熟視曰是何筆法之精也曰

問其先世曰恨我初不能知也自此重待之
左水使成鎛遣人本浦欲斫客舍庭中桐木爲琴公
不許曰此官家物也栽之有年一朝伐之何也水使
大怒然亦不敢取去也
李㦸爲水使惡公不事軟熟欲因事罪之卽於所屬
五浦不意點軍四浦則所闕甚多本浦則只三人而
水使唯擧公名馳 啓請罪公知之先得四浦所闕
草本謄編裨以下列白於水使曰鉢浦所闕最寡而
李某又得四浦闕本今若馳啓恐有後悔水使然之
急走捷足追還

水使與監司相會論殿最必欲置公下考時趙重峯
憲爲都事握筆不肯書曰詳聞李某之禦衆治軍冠
於一道雖使列鎭皆置下下而李某則不可貶遂止
壬午春軍器敬差官到本浦 啓以軍器不修而罷
之人以爲公之修備器械如彼其精嚴而竟以遭罰
謂公被前日訓鍊院不屈之銜也
是年夏有敍 命公復仕訓鍊院柳相㙉聞公有好
箭筒曰公試射招公索之公俯伏曰箭筒則不難進
納而人謂大監之受何如也小人之納又何如也以
一箭筒而大監與小人俱受汚辱之名則深有未安

柳相曰君言是也
癸未秋李戩爲南兵使奏公爲軍官盖深悔前日不知公而欲因與相交也見公歡甚親密倍於他人大小軍務必議之一日兵使行軍將赴任公以兵房軍官行軍自西門出兵使大怒曰我不欲西門出而乃由西門出何也公對曰西金方也於時屬秋秋主肅殺故出自西耳兵使大悅
是年冬爲乾原權管時賊胡鬱只乃大爲邊患　朝廷憂之而不能擒討公到任設策誘之鬱只乃與藩胡來到公伏兵擒之兵使金禹瑞忌公之獨成大功

以公不稟主將擅舉大事爲 啓則 朝廷方欲加
大賞而姑以主將之 啓停之不行
公在乾原以訓鍊院仕滿陞參軍公雖名聲藉甚而
不好奔競不得橫出論者惜之
是冬十一月十五日德淵君捐館于牙山地明年正
月公始聞喪時鄭相公彦信巡察于咸鏡聞公奔喪
慮公致傷屢遣人於道請公成服而行公以不可一
刻遲滯遂行至家成服是時 朝廷方議公大用甫
過小祥而問公服闋之日者再三矣
丙戌正月終喪卽除司僕寺主簿行公僅十六日造

山萬戶有闕 朝廷以胡亂方殷造山逼近胡地當
極擇遣之薦公爲萬戶
丁亥秋兼鹿屯島屯田之任以本島孤遠且防守軍
少爲慮屢報於兵使李鎰請添兵鎰不從八月賊果
擧兵圍公木柵有衣紅氈者數人在前麾進公彎弓
連中其紅氈者皆仆于地賊退走公與李雲龍等追
擊之奪還被擄軍六十餘名是日公亦中胡矢傷左
股恐驚衆潛自拔矢而已
兵使欲殺公滅口以免己罪囚公欲刑之公將入兵
使軍官宣居怡素厚於公執手流涕曰飮酒而入可

也公正色曰死生有命飲酒何也居怡曰酒雖不飲
水則可飲公曰不渴何必飲水遂入鎰使供敗軍狀
公拒之曰我以兵單屢請添軍而兵使不許書目在
此 朝廷若知此意則罪不在我且我力戰退賊追
還我入欲以敗軍論之可乎略不動聲色鎰不答良
久但因之事聞 上曰李某非敗軍之類白衣從軍
使之立功是冬有功蒙 宥
戊子閏六月還家時 朝廷薦武弁可不次擢用者
公居第二而以叙 命未下不得除官
己丑春全羅巡察使李洸以公爲軍官仍數曰以君

之才拖屈至此可惜仍奏公爲本道兼助防將公行
到順天府使權俊因飲謂公曰此府甚好君可代吾
乎頗有矜傲之色公但笑之而已
十一月以武兼宣傳官上京十二月除井邑縣監嘗
以兼官到泰仁縣時泰仁久無主倅簿書堆積公剖
決如流頃刻而盡其民環聽傍觀無不歎服至有呈
文御史請以公爲泰仁者
時曹大中爲都事曾以書問安於公公以本道都事
之故不容不答修書而送之其後大中繫逆獄其家
書籍盡見搜括公適以差員上京道遇金吾郎與公

相知者也謂公曰公札亦在搜中吾欲爲公拔去之何如公曰昔者都事送簡於我我亦答之只相問安而已且已在搜中私相拔去未安未幾除公滿浦僉使議者謂 上見公之文筆而寵之也

公以差使貟入京鄭右相彦信時在獄中公問安於獄門之外見金吾郎相會於堂上飲酒作樂公謂金吾郎曰勿論有罪無罪一國大臣在於獄中而作樂於堂上無乃未安乎金吾郎改容謝之

公之二兄早世其子女皆稚幼仰育於大夫人公之爲井邑也二兄子女並随大夫人而往焉或以濫率

非之公泫然曰吾寧得罪於盜率不忍棄此無依閒
者義之
庚寅七月除高沙里僉使臺諫以守令遷動爲言仍
任本縣八月陞堂上除滿浦僉使臺諫又以驟陞攺
正仍任
辛卯二月移差珍島郡守未及赴任除加里浦僉使
又未及赴任同月十三日除全羅左道水使自井邑
赴任
公之初除水使也公之友人夢見大樹高可參天枝
條滿於兩間人民之托身於其上者不知其千萬焉

而其樹本拔將傾有人以身扶之視之則乃公也後人以此文天祥擎天之夢

公在本營知倭寇必來本營及屬鎮戰具無不修備造鐵鎖橫截於前洋又創作戰船大如板屋上覆以板板上有十字形細路以容人之上行餘皆揷以刀錐四無着足之處前作龍頭口爲銃穴後爲龜尾尾下有銃穴左右各有六穴大槩狀如龜形故名曰龜船及後遇戰以編茅覆於錐刀之上而爲之先鋒賊欲登船陷之則斃死於刀錐欲來掩圍則左右前後一時銃發賊船雖蔽海雲集而此船之出入橫行所向

披靡故前後大小戰以此常勝焉

朝廷因申砬 啓辭請罷舟師專意陸戰公馳 啓以爲遮遏海寇莫如舟師水陸之戰不可偏廢 朝廷可其奏

壬辰四月十六日聞倭賊陷釜山公急召諸將咸集本營議以進討之事皆以爲本道舟師當守本道往討嶺南之賊恐非其任獨軍官宋希立曰大賊壓境其勢長驅坐守孤城未有獨保之理不如進戰幸而得勝則賊氣可挫不幸戰死亦無愧於人臣之義鹿島萬戶鄭運曰人臣平日受恩食祿於此時不效死

而敢欲坐視乎公大慨厲聲曰賊勢鴟張 國家汲
汲豈可諉以他道之將而退守其境乎我之試問者
姑見諸將之意耳今日之事惟在進戰而死敢言不
可進者當斬之一軍股慄自後多奮願效死
五月初一日遠近諸將畢聚於營前洋戰船二十有
四隻呂島水軍黃玉千欲逃避斬之以徇
初四日領諸將進至唐浦使人求慶尚右水使元均
所在時元均戰船七十三隻盡敗於賊而獨餘玉浦
萬戶李雲龍永登萬戶禹致績所乘船各一隻均則
只以一小船在於傑望浦公以均習嶺南水路邀之

因給戰船一隻約與同事
初七日到玉浦見倭船三十餘隻列於海口公麾旗
進軍諸將踴躍先登盡捕滅之後以此陞嘉善
初八日至固城月明浦結陣休兵因全羅都事崔鐵
堅報聞 大駕西狩公西向痛哭姑還師本營
二十九日公夢白頭翁蹴公曰起起賊來矣公起即
領諸將進至露梁則賊果來矣見公退走追至泗川
燒破十三隻賊被箭溺水者百數是日公亦中丸貫
左肩至于背流血至踵公猶不釋弓矢終日督戰戰
罷使以刀尖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軍中始知之莫不

驚駭而公談笑自若

公每戰約諸將曰一馘斬時可射累賊勿憂首級之不多唯以射中爲先力戰與否吾所目見以此前後戰時唯射殺無數而不尚首功

六月初一日進陣於蛇梁之後初二日朝至唐浦前值賊二十餘艘其中一大船上有層樓高可二丈四面施紅羅帳閣上有倭將着金冠衣錦衣兀坐督戰我師以片箭亂射中之倭將墮於閣下諸賊中矢顚仆者不知其數遂盡殲之得灑金團扇一柄右邊書曰羽柴筑前守左邊書曰龜井劉矩守陛中曰六月

八日秀吉書戰罷日巳向午諸軍纔欲息肩忽報賊至公佯爲不聞又急報曰賊至無數公怒曰賊至便戰而已時將士困鬪氣竭頗有遑遽之色公令曳朝來所捕賊將所乘樓船出於前洋去賊一里餘而焚之火延船中積藥齊發暴雷響空猝焰彰天賊環視氣奪不進而退是夜軍中夜驚擾亂不止公堅卧不動良久使人搖鈴乃定

六月初四日進屯唐浦前洋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率戰船二十五隻擧帆鳴角而來諸船將士連戰方困之際得見援師一軍增氣公謂億祺曰倭賊鴟張

國家危急在於朝暮令公來何遲也億祺有慚色
初五日公與李億祺早朝同發至固城之唐項浦與賊相遇有一大船三層樓閣外垂黑綃帳前立青盖賊將坐於其中射斬之中船十二小船二十一時撞破斬七級射殺無數餘賊棄舟走陸軍聲大振以此陞資憲
初七日朝至永登浦賊在栗浦望見我師遁走南洋公令諸船追捕之蛇渡僉使金浣虞侯李夢龜鹿島萬戶鄭運各全捕一船合倭頭三十六級
初九日公及李億祺元均率諸將船徑詣天城加德

等地搜檢賊遁逃不見形影遂班師
十四日在本營作啓草二本曰臣今率戰船數萬艘
以飛將軍某爲先鋒直擣日本國某月某日發行云
云遣軍官持其一本投之于京城路上要使賊見之
七月初八日公與李億祺元均等聞賊自梁山將向
湖南各領諸船進至固城之見乃梁賊先鋒三十餘
船果至矣而其後群船無數蔽海公謂此地海隘港
淺不足以用武欲誘致大海而破之令諸將佯爲退
北賊乘勝追之至閑山島前海面甚濶賊船畢集公
揮旗鳴鼓促令還戰諸船揚帆直前炮藥雷發烟焰

漲天頃刻之間腥血赤海賊七十三船無隻櫓得返
人謂之閑山之捷是役也被擄人還言曰龍仁潰散
之後賊將之在京中者皆謂朝鮮無人而獨以舟師
爲難焉有平秀家者攘臂大言欲自當之故諸賊以
秀家爲舟師將閑山之賊是也其後熊川人諸末曽
被擄往日本國爲書記時見對馬島所移日本國書
則曰日本與朝鮮舟師相戰敗死者九千餘人云云
以此陞正憲
初九日聞一枝倭船駐屯安骨浦公與李億祺元均
等領兵齊到則賊裹船以鐵蔽以濕綿見我師出死

戰之計或持丸登岸或在舟力鬪我軍乘銳擢之賊
不能支岸者走舟者死燒破四十二船
九月初一日公與李億祺元均助防將丁傑等相議
曰釜山爲賊根本蕩覆其穴則賊膽可破遂與進至
釜山則賊於屢敗之餘畏我威不敢出唯登高放丸
而已檣破空船百有餘隻鹿島萬戶鄭運中丸死公
痛之不已親作文以祭之
公劃貯精米五百石於一處封之或問何用公曰
主上越在龍灣箕城之賊若又西突則 車駕將渡
海矣在吾之職當以龍舟泛海迎 駕天未亡唐則

仍圖恢復雖至不幸君臣同死於我國之地可也且
吾不死則賊必不敢來犯矣
癸巳二月初八日公與李億祺相議進討之計發船
進至釜山則熊川之賊扼釜山之路據險藏船多作
巢穴公或遣伏誘引或出入挑戰賊畏怯兵威不出
洋中只以輕疾船闖然浦口旋入巢穴但以旗幟多
設於東西山麓登高放丸陽示驕橫之狀我師不勝
慷慨左右齊進炮箭交發勢若風雷如是者終日顛
仆死者不知其幾許矣左別都將李渫左突擊將李
彥良窮逐倭三船所騎數百餘賊其中賊將着金胄

紅甲大呼促櫓我師以皮翎箭射賊酋即仆于洋中餘賊亦皆射殺之

二十二日公與李億祺及諸將相議曰賊畏我兵威不出累日相戰未必盡殲若水陸攻之則賊氣可挫卽令三道舟師各出輕完船五隻突戰于賊船列泊之處又令義僧兵及三道驍勇射夫等所騎船十餘隻東泊於安骨浦西泊於薺浦下陸結陣賊畏其水陸之交攻東西奔走與之應戰水陸將士左右突戰遇輒撞破群倭頓足痛哭而已時李應漑李慶集等乘勝爭突撞破賊船回船之際兩船相搏遂致傾覆

公卽 啓曰臣以無狀叨守重寄日夜憂懼思報涓埃之效上年夏秋兇賊肆毒水陸移犯之際幸頼天佑屢致勝捷領下之軍莫不乘勝驕氣日增爭首突戰惟恐居後臣以輕敵必敗之理再三申飭猶且不戒至使一隻統船終致傾覆多有死亡此臣用兵不良指揮乖方之故也極爲惶恐伏藁待罪

七月十五日公以本營僻在湖南難於控制遂請移陣於閑山島 朝廷從之島在巨濟南三十里一山包海曲内可以藏船外不得以窺中而倭船之欲犯湖南者必由是路公每以爲形勝之地也至是來陣

其後　天將張鴻儒登眺久之曰真陣處也

八月　朝廷以三道水使不相統攝必有主將可也

以公兼三道水軍統制使仍本職

元均自以先進恥受制於公公每優容之

公在陣每以兵食為憂募民屯作差人捕魚至於煮

鹽陶瓮無不為之舟載販貿不踰時月積穀巨萬

公在陣未嘗近女色每夜寢不解帶纔宿一二更輒

召人咨議以至于明又所啜食朝夕五六合而已見

者深有食少事煩之憂

公精神倍於他人時與客爛飲至于夜分而鷄既鳴

則必明燭起坐或看文書或講籌策

甲午正月十一日乘舟從風往謁母夫人于寓所翌日告辭母夫人教以好赴陣中大雪國辱再三諄諭少無惜別之意

三月有譚都司者以講和事自 天朝至熊川賊陣移牌文於公曰日本諸將俱欲卷甲息兵爾當速回本處地方毋得近日本營寨以起釁端公答書曰嶺南沿海莫非我土而謂我近日本營寨者何也欲我速回本處地方所謂本處地方指何方也倭賊無信欲和者詐也吾爲朝鮮臣子義不與此賊共戴一天

時公得染病症頗重猶一日不卧視事如舊子弟請
休攝公曰與賊相對勝敗决於呼吸爲將者不之死
則不可卧強病十二日
癸巳甲午年間癘氣大熾陣中軍民死者相繼公定
差使員收骨瘞之裁文祭之
一日又作文行癘祭臨祭之曉公夢有一隊人訴寃
於前公問何爲對曰今日之祭戰亡者病死者無不
得食而我等獨不與焉公曰汝等何鬼曰溺死之鬼
也公起取祭文觀之則果不載焉遂命並祭之
公以軍中戰具莫大於銃筒必用銅鐵而無見在遂

廣募民間一時所得多至八萬餘斤鑄分諸船不可勝用

公嘗月夜有吟曰水國秋光暮驚寒鴈陣高憂心輾轉夜殘月照弓刀又作歌一闋詞甚激烈歌曰閑山島月明夜上戍樓撫大刀深愁時何處一聲羌笛更添愁

元均怨公之位在已右以爲爲公所擠而然每逢人必垂泣而道之或至臨戰號令亦不遵公謂與賊對壘必誤大事乙未二月啓 間請遞已職 朝廷以大將不可變易遂移拜元均忠清兵使

裵楔代元均爲水使楔性矜己傲物未嘗向人低心及來陣中見公處事出語人曰不圖得見豪傑於此島之中矣

八月完平李相公以都體察下兩南副察及從事官等隨之相公之到湖南也水軍之呈狀者無數而相公故不決之皆卷令作軸載往於晉州招公議事仍令吏人持水軍呈狀積於公前不知其數百張也公右秉筆左曳紙剖決如流斯須而盡相公與副察取見之則咸當其理相公驚曰吾輩之所未能令公何能若是公曰此皆舟師事故習於耳目而然也

相公與副察及從事等同乘公舟入閑山陣中周視陣形從容留宿將還公請曰軍情必謂相公有犒賞今無其事則恐缺望相公曰此甚是但吾初不備来奈何公曰吾爲相公已辦了相公若許之則當以相公之命饋之相公大喜遂大犒之一軍踴躍公之旣歿相公言及此事仍歎曰李統制大有才局 按梧里集仁廟朝李相公入侍啓曰臣爲體察使在嶺南時巡到閑山按行李某營壘觀其區畫極有規模臣欲還發之際李某密語於臣曰大臣來此不可不宣諭上意且施賞發臣聞其言而大悟卽爲下令軍中一邊試藝一邊施賞至殺三十餘牛以犒士卒矣上曰李某眞將軍也其心智亦可嘉矣

元均在忠淸道一以詆公爲事故毁言日至於朝

廷而公略無所辨亦絕口不言元短時論多右元而
欲傾公
丙申冬倭將平行長陣巨濟憚公威名百計圖之使
其下要時羅者行反間要時羅曰慶尙左兵使金應
瑞通於都元帥權慄曰平行長與清正有隙必欲殺
之而清正今在日本不久再來我當的知來期物色
清正之船而指之朝鮮使統制使領舟師往邀於海
中則以舟師百勝之威蔑不擒斬朝鮮之讐可報而
行長之心快矣因佯示忠信勸懇不已　朝廷聞之
以爲清正之頭可得勑令公一依要時羅之策而不

知其實墮於計中也
丁酉正月二十一日權元帥至閑山陣謂公曰淸賊近將再來舟師當從要時羅之約愼毋失機是時朝廷方信元均謗公不已故公雖心知見欺於要時羅而不敢擅有前却元帥回陸纔一日熊川報今正月十五日淸正來泊于長門浦　朝廷聞淸正渡來咎公之不能擒討臺論大發請以縱賊罪之　命拿鞫時公領舟師往加德海聞有拿　命還本陣計陣中所有付于元均軍粮米九千九百一十四石在外之穀不與焉火藥四千斤銃筒除各船分載之數又

有三百柄他物稱是
完平李相公以都體察在嶺南聞公拿 命馳 啓
曰倭賊所憚者舟師也李某不可遆元均不可遣
朝廷不聽相公歎曰國事無復可爲
二月二十六日就途一路民庶男女老幼簇擁號慟
曰使道何之我輩自此死矣
三月初四日夕入圓門或曰 上怒方極朝論且重
事將不測奈何公徐曰死生有命死當死矣
時 上遣御史下閑山廌問御史欲陷公還 啓曰
聞淸賊渡來掛嶼七日不能運動而李某未克討捕

是日慶林君金命元入侍 經筵曰倭賊慣於舟楫掛輿七日之言似虛 上曰予意亦然其後元均之敗也公再爲統制立大功向之爲御史者入直玉堂同僚問曰掛輿七日之言何從得聞乎我時巡省於湖南而全未聞知也其人有慚色

十二日供状初公之被拿也舟師諸將之親屬在京中者慮公之歸罪於諸將無不惴惴及公對獄但陳事之首末次序筌整少無傍引之語大小歎服有願識其面者

公在獄時右水使李億祺遣人奉書問候於公泣而

送之日舟師不久必敗我輩不知死所矣
時壯道士兵若干人適以赴舉來京聞公縲絏慷慨
欲上疏解公請爲壯兵使
四月初一日赦令白衣立功於元帥幕下十一日丁
母夫人喪憖押去郎成服發程公慟哭曰竭忠於國
而罪已至欲孝於親而親亦亡
七月十六日元均果敗李億祺死之三道舟師全沒
於賊公時在草溪元帥遣公馳往晉州收集散兵
八月初三日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 上引見備局
諸臣問之群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曹

判書李恒福從容 啓曰此元均之罪也惟當起李
某爲統制 上從之又以公爲統制使將士聞之稍
稍來集公卽帥軍官九人牙兵六人自晉州馳至玉
果避亂士民載盈道路望見之壯者皆告其妻孥曰
我公至汝不死徐徐訪来我則先往從公如此者比
比至順天得精兵六十餘人入順天空城各帶兵甲
而行及到寶城則一百二十人矣
十八日到會寧浦戰船只十艘公召全羅右水使金
億秋使收拾兵船分付諸將粧作龜艦以助軍勢約
曰吾等共受 王命義當同死生而事已至此何惜

一死以報國家乎惟死而後已諸將無不感動二十
四日進至於蘭浦前二十八日賊八船欲來襲我船
公鳴角揮旗賊走二十九日進陣於珍島之碧波津
裵楔棄軍遁走
九月初七日賊船十三來向我陣公迎擊之賊退走
是夜二更賊復來放炮欲驚我軍公亦令放炮賊知
不可動又退去盖以夜驚得利於閑山者云
時 朝廷以舟師甚單不可禦賊 命公陸戰公
啓曰自壬辰至于五六年間賊不敢直突於兩湖者
以舟師之扼其路也今臣戰船尚有十二出死力拒

戰則猶可爲也今若專廢舟師則是賊之所以爲幸而由湖右達於漢水此臣之所恐也戰船雖寡微臣不死則賊不敢侮我矣

十六日早朝賊塞海由鳴梁向我陣公領諸將出禦之賊十匝圍之而分軍迭戰公下碇住船賊知大將船遂以一百三十三隻進擁之其勢甚急諸將謂公不可更免各退一里許公斬梟一人以麾督進之僉使金應諴回船入來巨濟縣令安衛亦至公起立船頭大呼安衛曰汝欲死軍法乎再呼曰安衛諴欲死於軍法乎汝以退去爲可生乎衛慌忙對曰敢不盡

死突入交鋒賊三船蟻附衛船幾陷公回船救之衛亦殊死戰賊二船被勦賊氣少挫頃刻之間賊船三十連見撞破死者不知其數賊不能支解圍而走

公在閑山時有倭人俊沙者自安骨浦賊陣得罪來降留在陣中是日俊沙在公所乘船上俯見浮海賊尸中有着紅錦畫文衣者俊沙指之曰是乃安骨浦倭將馬多時也公使鉤致船頭則尚不死也俊沙喜躍曰是真馬多時也公命斬之

是日避亂人士登高峯見之則賊船來者只計其三百而餘不可盡記彌滿大海海不見水我舟只十餘

不啻若壓卵而諸將於新喪之餘忽遇大賊心死魄
奪皆欲退遁獨公有必死之志中流下碇爲賊所圍
如雲埋霧合但見白刃飜空炮雷震海避亂人等相
與痛哭曰我等之來只恃統制而今若此我將何歸
俄見賊船稍退公所乘船兀立無恙賊分軍迭戰如
是者終日賊大敗而走自是南民之倚公尤篤
時公受　命於蕩敗之後收拾疲散粮械草草時又
季秋海天頗寒公憂之公見避亂船來泊者不知其
幾百遂下令曰巨賊捲海汝等在此何爲對曰我等
惟仰使道在此耳公又令曰能從我命則我可指示

生路不然則無可奈何皆曰敢不從命公令曰將士
飢且無衣勢將皆死況望禦賊乎汝等若以所餘衣
粮分救我軍則此賊可討而汝死可免矣衆皆從之
遂得粮米分載諸船而軍士無不衣者用以致捷
先是公令避亂人等移船避寇其人皆不肯舍公而
去鳴梁之戰公使其諸船列於遥海以作疑援而公
當前力闘故賊大敗謂我猶盛不敢再犯
是日暮移陣於唐笥島避亂人士畢來致賀捷書至
上大喜即 命諸臣諭曰此啓可示於楊經理經理
在南別宮移咨 國王曰近來無此捷吾欲挂紅而

遠未能焉今送紅段銀子若干領以此褒賞之

上下書嘉之陞崇政言者以公爵位已高事畢更無

可酬乃止只官諸將

十月十四日公在右水營聞子葂喪葂公之季子也

有膽略善騎射公愛其類己是年九月將母往在牙

山第聞賊倭焚蕩閭家馳擊之中伏刃於途死之公

聞訃慟絕自是精神日瘁其後公陣古今島因晝假

寐見葂悲號於前曰殺我之賊父可誅之公曰汝生

爲壯士死獨不能殺賊乎曰我死於賊手畏之而不

敢殺公起而告人曰我夢如此何也悲不自抑仍曲

肱而閉目髣髴之中葂又泣告曰父報子讐幽明無
間而容讐一陣邈我言而不之誅痛哭而去公大驚
問之有新捕賊一人囚在船中公令問作賊首末果
殺葂者甚驗無疑命剉斫之
十二月初五日在羅州之寶花島自　上有旨曰聞
卿尚不從權私情雖切國事方殷古人曰戰陣無勇
非孝也戰陣之勇非行素氣力困憊者之所能爲禮
有經權未可固守常制其遵予意速爲從權並以權
物賫遺之公悲痛不已
戊戌二月十七日移陣古今島島在康津南三十餘

里峯巒稠疊形勢尤奇傍有農塲最便公募民耕作
軍餉頗給焉時軍勢已盛而南民之倚公爲命者亦
至數萬家兵威之壯十倍於閑山陣
七月十六日　天朝水兵都督陳璘領水兵五千來
到公聞璘軍將至盛辦酒肉又備軍儀遠迎大享諸
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將也璘爲
人桀驁　上憂之有旨於公令厚待毋怒都督都督
軍始至頗事掠奪軍民苦之一日公令軍中大小廬
舍同時毁撤公亦使搬運衣衾下船都督見處處毁
家而怪之遣家丁問於公公答曰小國軍民聞　天

將之來如仰父母今 天兵專務暴掠人將不堪各
欲避遁我爲大將不可獨留故亦欲浮海而之他家
丁歸白之都督大驚卽顚倒走來執公手而止之且
令家丁等輸返公衣衾懇乞不已公曰大人若從吾
言則可矣都督曰豈有不從之理公曰 天兵謂我
陪臣少無忌憚倘許以便宜訶禁則庶得相保都督
曰諾是後都督軍有犯公治之如法 天兵畏之過
於都督軍中頼安
十八日聞賊船百餘隻來犯鹿島公及都督各領戰
船至于金堂島則只有二賊船見我遁走公及都督

經夜乃還公留鹿島萬戶宋汝悰以八船伏于折爾
島都督亦留其船三十隻待變
二十四日公爲都督設酒於運籌堂方酣都督麾下
千總者自折爾島來告曉來遇賊朝鮮舟師盡捕之
天兵則因風不順不與相戰都督大怒喝令曳出因
擲盃推盤有市于色焉公知其意解之曰老爺爲
天朝大將來討海寇陣中之捷即老爺之捷也我當
以首級全付於老爺老爺到陣未久奏膚於 皇朝
豈非善乎都督大喜就執公手曰自在中朝飽聞公
名今果不虛矣遂醉飽終日是日宋汝悰獻所獲船

六隻賊首六十九級送之都督具 啓達之 上以
公有光于 天將嘉諭之
都督在陣日久熟見公之號令節制且料其船雖多
而不可以禦賊每臨戰乘我板屋願受制於公凡軍
號指揮皆讓之必稱公爲李爺曰公非小邦人也勸
令入仕中朝者數矣
九月十五日聞諸賊將欲撤歸公及都督領舟師發
行十九日至于左水營前二十日進陣於順天之曳
橋乃賊將平行長陣前也賊恃粮獐島遣兵取來盡
焚其餘

二十一日公遣海南縣監柳珩等進擣賊陣殺賊八
人以潮退水淺還是日 天朝陸軍提督劉綎帥苗
兵一萬五千來陣於曳橋之北
二十四日聞賊將平義智率精兵百餘人自南海至
曳橋盖與行長議撤歸事云
十一月初二日約陸軍挾擊公與都督舟師進戰未
決蛇渡僉使黃世得中丸而死世得公之妻從兄也
諸將入吊公曰世得死於王事其死也榮劉提督不
肯進鬪都督憤忿不已
初三日公及都督遣兵酣戰公見潮退姑令都督回

舟都督不聽沙船十九果挂於淺灣爲賊所圍公謂不可坐視發七船多載戰具及武士擇將送之戒曰賊見挂舟必欲乘機並取汝等但力戰自保潮至卽還七船一如公命遂以全歸沙船盡被勦滅

初六日被擄人邊敬男者自賊中逃還言去八月自日本出來則賊酋平秀吉已死諸酋方爭立未定故諸賊急於撤歸矣

十四日平行長欲速還而患舟師遮路多賂都督請令退陣都督欲許和是日初昏倭小將率七賊乘船潛入于都督府獻猪及酒而歸

十五日倭使又至督府十六日都督使其將陳文同往賊營俄而賊五島主者以三船載馬匹及槍劒等物獻於都督而還自是倭使之往來督府者不絕都督欲令公許和公曰大將不可言和讐賊不可縱遣都督赧然倭使又來都督曰我爲爾倭已言于摠制而見拒今不可再言行長遣人於公賫銃劒等物甚懇焉公却之曰壬辰以來捕賊無數所得銃劒丘山可齊寇讐之使何爲於此賊無辭而退

行長遣人言曰朝鮮舟師當與上國舟師異陣而今同一處何也公曰陣於我地只任我意非賊所知也

都督多受賊賂欲開其去路謂公曰我欲姑舍行長
而先討南海之賊公曰南海皆是被擄之人非倭賊
也都督曰既已附賊則是亦賊也今往討之則不勞
而多斬公曰 皇上之所以命討賊欲救小邦人命
也今不刷還而反加誅戮恐非 皇上本意都督怒
曰 皇上賜我長劒公曰一死不足惜我爲大將決
不可舍賊而殺我人也爭之良久
十七日初昏行長擧火與南海賊相應盖行長請援
故昆陽泗川之賊來於露梁而應之云公勑令諸將
嚴兵待之

十八日酉時賊船自南海無數出來依泊於嚴木浦又來泊於露梁者不知其數公約于都督是夜二更同發四更到露梁遇賊五百餘艘大戰至朝

是夜三更公於船上盥手跪祝于天曰此讐若除死卽無憾忽有大星隕於海中見者異之

十九日黎明公方督戰忽中飛丸公曰戰方急愼勿言我死言訖而逝時公之長子薈兄子莞執弓在側掩聲相謂曰事至於此罔極罔極然若發喪則一軍驚動而彼賊乘之尸柩亦不得全歸莫若忍之以待畢戰乃抱尸入於房中唯公之侍奴金伊及薈莞冗三

人知之雖親信宋希立董亦未之知也仍麾旗督戰如前不已賊圍都督船幾陷諸將見公船麾促爭赴救解戰罷都督急移船相近曰統制速來速來莞立於船頭哭曰叔父命休都督仆於船上者三大慟曰旣死之後乃能救我又拊膺哭之良久都督軍亦皆投肉而不食

柩發自古今島返于牙山一路民庶老幼男女號痛隨之士子備酒奠操文哭之如悲親戚

都督諸將皆作挽以哀之及撤還都督入新昌縣先通來祭之意適邢軍門差官催上　王京故都督只

以白金數百兩齎送之至牙山縣邀見公之諸孤薈往遇於道下馬謁之都督亦下馬摻手痛哭問曰爾今何官薈曰父喪未葬非得官之時都督曰中國則雖在初喪不廢賞功之典爾國緩矣吾當言於 國王云云

上遣禮官 賜祭贈議政府右議政

明年己亥二月十一日葬于牙山錦城山下酉坐之原在德淵君塋西一里許後十六年甲寅遷窆于於羅山壬坐之原德淵君塋北一里

公之部曲請爲公立祠 朝廷從之剏建于左水營

之壯 賜額忠愍春秋二祭李億祺配之
湖南軍民追慕不已爭以其財私作石碑請刻於方
伯遣鎭安縣監沈仁祚書曰李將軍墮淚碑立於東
嶺峴左營往來之路也
湖南寺僧爲公設齋無山不擧有慈雲者隨公陣中
常將僧軍頗立功公歿之後以米六百石大設水陸
於露梁又以盛奠祭於忠愍祠有玉泂者亦以僧人
爲公繼餉頗見信任及是自念無所報效來守忠愍
祠日日灑掃擬死不去
咸悅人朴起瑞其二親皆死於賊而自以躄者恨其

不能從軍復讐聞公之屢捷心常戴之及聞公訃制
服行三年喪練祥皆來祭
嶺南海濱之民私作草廟於鼇梁出入必祭之盖鼇
梁近於閑山島
李雲龍爲統制使因民心大作祠宇於巨濟凡戰船
發行無不告
甲辰十月論功以公爲第一 贈効忠仗義迪毅協
力宣武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
領 經筵事德豊府院君考妣以上推 恩旌表門
閭 仁廟朝癸未年 贈謚忠武

配尚州方氏封貞敬夫人寶城郡守震之女永同縣監中覘之孫平昌郡守弘之曾孫將仕郎洪胤弼之外孫也生三男一女男長曰薈縣監次曰蓅正郎季曰葂已死女嫁洪棐儒業妾子二人曰薰曰藎女二人孫男二人曰之白曰之晳女一人嫁尹獻徵外孫四人曰洪宇泰曰洪宇紀曰洪宇迥曰洪振夏女一人

又　判官洪翼賢撰

公生於嘉靖乙巳卒於萬曆戊戌享年五十四公賦性清忠德備剛柔居內處外不以怒遷不以喜溢刑

賞得中故士卒畏而愛之能濟大事也公爲統制日
人有罪當刑子弟侍側者曰此人罪重不可輕也公
徐曰刑罰自有其律不可以人言輕重也且爲子弟
之道當以生道教之不可以重刑請也在乾原日湖
南武弁戍壯道聞親喪欲奔而無力不得發公聞之
曰吾於彼雖無素分然匍匐之救豈間於知不知乎
即以良馬一匹護送公在舟師十年一不顧念家事
子女嫁娶頗有過時者公之二兄先公亡公撫育諸
孤凡有得物必先諸孤而後已子

忠武公家乘卷之三

忠武公家乘卷之四

教命

授正憲大夫　教書壬辰八月

王若曰不世之才有不世之遇注意方隆非常之報待非常之功懋賞何愛玆擧褒嘉之典式酬超異之勞顧予寡昧之資叨守艱大之業廿五載宵衣旰食計雖存於苞桑二百年文恬武嬉民不習於戰鬪何意島夷之匪茹遽乘疆埸之不虞彎射日之弧謂修天朝舊怨鼓吠堯之吻先撤我國邊封呼吸而破三都蹂躪而傾八路失城郭山谿之固何有於金湯委

兵革米粟之多反資于寇盜念今乾淨之片地只餘
湖海之一方然官師土崩而屢奔而義旅響應而難
振六萬騎潰於畿甸痛李洸輕敵而敗師二千兵陷
於錦山哀敬命臨危而授命失我固守助彼長驅張
風帆於海洋乍出乍沒簇霜鋒於島嶼或散或屯倘
非賈勇先登孰能敵王所愾淮西士卒得裴度爲之
長城江左生靈繫管仲幾乎左衽惟卿業傳圯下才
出山西藏甲兵於心胷以身爲膽塡忠義於骨髓憂
國如家方守魏尚之雲中遂制韓信之閫外嚴約束
於部伍何止三令五申整紀律於褊裨不忝六步七

伐中流擊士雅之揖洒泣登大眞之舟勢若卷沙命
在破竹捘舸艦於烈焰唐項之積屍渾江斬鯨鯢於
驚波閑山之腥血漲海無煩一鏃之失獲收全勝之
勲振王靈於遐荒奚但作一隅保障褫兇魄於遠邇
亦足爲諸道聲援尤可幸者愚民昧天地常經薄俗
失忠義大節群將袖手爭先棄甲曳兵列郡望風只
知開門納敵念非卿之勇烈誰與國而存亡禮樂當
年深悔不知於柱厲干戈此日始識何狀之眞卿雖
卿職分當爲在予崇奬可已玆授卿以正憲大夫仍
前職卿之報予已極予之望卿益深更體予懷勉卒

卿績風霜絕塞車駕播越於孤城戎馬故都 園陵
隔絕於千里思歸一念如水東流惟幸賊勢之向衰
可占天心之悔禍亘鐵騎於遼左天兵日臨指義旗
於海西烈士雲集勝筭可運於掌上窮寇已在於目
中矧湖南之雄藩實吾東之重地人材府庫親上死
長者必多武士精強蹶張超乘之等少宜致同聲相
應足使一鼓無前作脣齒於列營成掎角於隣道毋
或撞破空艦以絕歸途必須引出大洋以便逐躡餘
難遙制卿可自籌歲星守箕皇天昭福德之兆太白
入月高秋助肅殺之威興復之望在茲廓清之期非

遠於戲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卿勿替於始終賞一人而勸千萬人予何吝於嚬笑時乎難得勗哉毋違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遣宣傳官勞軍 教書 癸巳九月

王若曰予以不穀 遭茲弘亂如彼涉川罔有攸濟懍惕寅畏惟不克再紹基命是懼 幸賴我 皇上聖德神威靡遠不届亦惟我爪牙之士殫乃股肱心膂用能捍禦于艱迄使舊業庶躋重恢之域而近日以來醜毒滋稔巢窟猶牢幾頻狡譎難一二計連兵搶掠逾七八城月捷未奏羽報相續予心之痛曷維其已

仍念卿等受命分閫竭智効力爰自變起終始戎行荐報大伐予是用嘉留屯戍役星歲已易海徼遐遠邉關夐邈艱辛疾苦蓋已極矣孰呻不問孰寃不察凡爾將士父不寧子夫不保婦荷戈長征肝腦塗地困頓蹈斃萬目睽睽者皆予之咎每一念至如刃在肚况今歲聿其暮商飆漸爽浮寄孤懸覊旅瘴癘兩雪楊柳情必不堪予甞龔重裘則念爾之無衣何以燠之對饑飱則念爾之無食何以飽之當中夜則念爾之鳴柝通宵居遼寢則念爾之暴露不休念茲在茲詎或少弛雖經國計已竭民力已瘵不能使爾有

挾纊宿飽之樂而恫瘝之切則盖不啻在己而已焉
惟其始不得涵濡惠澤莫爾於袵席終不得拯濟塗
炭脫爾於鋒刃予實負之爾何辜焉繼自今其有害
于爾身疾于爾心爲爾蟊賊作爾秕類而爾所不得
告者爾亦以堂陛爲遠嚴威爲畏顧爾悃愊靡有不
悉予當畢彰隱瘼爲爾袪之抑兇徒勵勤覘詢難測
籌思方略想已周盡肆遣宣傳官特布予一人軫惻
之誠兼察其軍中形勢綵段三端分送卿等又以卿
等子壻弟姪中一人命之除官以報卿等之勞且令
觀察使收焦木綿散給爾將士此雖非淄青之萬緡

亦可知 朝廷德意之所存噫三京雖曰已復賊勢
猶且張甚腹心之禍未除根本之患尚存不於此時
濯征迅掃致 宗社於永安則將來之憂有未可言
卿等素秉貞亮必有深謀遠識先定乎此者其可不
益勵忍病之義益盡殉國之忠永肩乃心以畢予志
乎於戲簞醪投河纔愧古人之分惠泰山若礪佇待
曠世之完功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授三道統制使 敎書 癸巳九月

王若曰司命三軍史稱推轂之重所貴要領易著與
尸之凶理有必然事非常例惟卿一生苦節萬里長

城絆合殘兵在全羅慶尙之要害邀擊強寇奏閑山唐項之奇功勤勞表著於諸營褒秩屢頒於三捷顧兵家所深惡曰統御之無人各占形便豈云如臂之使指不相管攝未免後至而先遁適際蒼皇未有處置矧今賊勢之未艾其奈詐謊之益深斂鋒鋩於釜山陽示捲回之意運粮餉於滄海陰有再舉之謀策應之難有甚疇曩茲用卿以本職仍兼全羅忠清慶尙三道水軍統制使嗚呼威克愛允濟功惟志可崇閫帥以下不用命者卿可以軍法施行行伍之中有頑鈍者卿可以忠孝策礪海外有截四方以無侮惟

卿之能揭側容斯三邊未息肩惟卿之耻卿勗哉於
戲舊都入望新亭足悲凶奴未滅何以家卿幸鋭意
於大伐寸土不復非爲國余豈自安於小成願徇初
服之良圖勉卒中興之盛業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遣兵曹佐郎勞軍犒饋　教書丙申九月

王若曰値國家未堪多難方虞外禦之謨念王師不
遑啓居用慰遠征之苦肆播一語誕告三軍顧惟閑
山之要衝實是嶺海之交會控制三面壯虎豹在山
之威限難重須截鯨鯢跨海之路迻千檣之舸艦守
備是完擁一島之貔貅軍聲遠振固我邊圉奠玆中

邦念此賊共戴一天憫予身可容無地惟爾奮大義
曾奏月捷之膚公用汝作長城足憑嶺表之聲勢痛
鳥惡罔悛於五載而逞毒尚肆於一方國爲丘墟慘
禍無有甚於此者兵乃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寔
由晉室之未寧以致齊戍之益苦介冑生蟣虱邦堪
枕戈之勞饔宿犯風霜未見及瓜而代孤懸浮寄有
羈旅艱苦之懷瘴霧蠻烟多疾疫死亡之患汝雖曰
與子偕作予實憫惟爾獨賢有母尸饔瀧望雲之
淚將父來諗幾多陟岵之思念之在茲思而不置況
今秋風之漸緊想彼海國之多寒念汝無褐無衣服

重裘而是愧哀爾載飢載渴對珎羞而何安玆特遣
都監郎廳兵曹佐郎崔東立以需犒賞之具用示慰
諭之典無遠不届奚異面命而耳提有誠必孚可使
淪肌而浹骨予既推心而置腹爾宜爲國而捐軀於
戲物薄單醪雖愧古人之分惠恩同挾纊庶幾我士
之竭忠終期餘孽之就誅佇看隻帆之不返生靈莫
高枕竟致王室之淸平邊封脫兜鍪永誓山河之帶
礪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起復授三道統制使　教書 丁酉七月

王若曰嗚呼國家之所倚以爲保障者惟在於舟師

而天未悔禍兇鋒再熾遂使三道大軍盡於一戰之下此後近海城邑誰復屏蔽而閑山已失賊何所憚燒眉之急迫於朝夕目下之策惟當召聚散亡收合船艦急據要害去處儼然作一大營則流逋之衆知有所歸方張之賊亦庶幾乎式遏而膺是責者非有威惠智幹素見服於內外則曷能勝斯任哉惟卿聲名早著於超授閫寄之日功業再振於壬辰大捷之後邊上軍情恃爲長城之固而頃者遆卿之職俾從戴罪之律者亦出於人謀不臧而致今日敗衄之辱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今特起卿于衰絰拔卿于白

衣授以兼忠清全羅慶尚等三道水軍統制使卿於
至之日先行招撫搜訪流散團作海營進扼形勢使
軍聲一振則已散之民心可以復安而賊亦聞我有
備不敢再肆猖獗卿其勗之哉水使以下並節制之
其有臨機失律者一以軍法斷之若卿徇國忘身相
機進退在於已試之能予曷敢多誥於戱陸抗再鎮
河上克盡制置之道王遜出自罪籍能成掃蕩之功
益堅忠義之心廣副求濟之望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策宣武元勳 教書 甲辰十月

王若曰藎臣之乂國家惟滅敵可以報主聖王之奬

勞伐惟昭德可以酬勲于以備極哀榮于以崇勵義
烈追舉茂典式褒元功予循覧古初灼觀往牒將有
板蕩之大亂致蒸黎之虔劉必生魁傑之異人俾康
濟乎屯否使其才全文武識洞幾權智足以挾萬人
之能勇足以奪三軍之氣用能捍衛　社稷安國祚
於幾亡盪戮鯨鯢挫敵勢於方熾似周家再造恃方
召之竭誠若唐室中興仗李郭之協策豈容異代專
美斯人天降割于我邦予未堪於多難痛　九廟之
腥穢無以舉顔哀八路之芟夷每至惕慮疇敢整旅
而赴悪莫肯徇節而捐軀慷慨輸擊揖之忠孰爲祖

逖之奮義感激洒登舟之涕賴有温嶠之誓師方賊
艦之直指湖南獨水兵之沮遏海道向非累捷將毒
痛乎燄維若逞兇圖必禍延乎西鄙保疆場而奠重
恢之業集散亡而摧再舉之鋒是豈特名震於戎垣
抑可謂勲冠於恢運言念英槩特蹠異恩卿禀焱勇
於山西傳異書於濟壯腦吞變化謀出鬼而入神手
斡風雲氣軒天而撼地早歲定遠之投筆餘事養叔
之穿楊及選材於韜鈐爰展效於障塞威行區脫擒
羯酋而靖邉秋熟營田防鹿島而卻虜縱白衣之枉
律蒙黃閤之賞能泉原剖符稍播於政實㳂州攖復

未試於教條遂自炎嶼之僉戎驟開左海之幕府叅
神舠飛艕之制創爲龜船蒐習統擊櫂之夫嚴簡虎
士凛若常對大敵屹然如恃長城逮劇寇之羆吞阻
巨滇之豕突汗流湖右之節鎮駿走常郡之闈臣鐵
軸牙檣皷陽侯而耀武熊幢羽旆擻天吳而折衝寧
輿賊而俱生願爲臣而致死玉浦奮擊天宇爲之霽
氛露梁鏖糟滄海爲之變血飛彈迸脰而色不動炮
火熏身而目不撓遂殲萬艘之斑衣俾戢其薦食更
活三韓之赤子孰較其雋功雖　天討斯行克掃蕩
乎卉面然賊衆卷遁寔震疊乎戈船乃授統部之權

乃飭風寒之備軍聲丕振於服遠方慴膽於殊鄰朝
命或廢於知難即埋寃於酆獄迄致艅艎之失水良
由廟筭之乖宜予慚負乎貞良亟還師柄卿益勵乎
忠憤直抵寧津掇拾灰燼之餘收合瘡殘之卒十三
樓櫓繞結營於洋前百萬游魂俄染衁於波上督戎
挴而深入恊 天將而前驅立盾避丸陳璘歎其制
變埄甲冒火季金服其出奇待看柱標於扶桑坐銷
祲於黒蜃何意神歸於箕尾遽隕星於黃龍哭卿之
逝當徹泉哀卿之懷常疚念魁台增秩俾慰其明靈
香火剏祠覬畫其酬荅迨茲定封之日追畀表功之

章鼎彝勒名冠群公而揚號丹青繪像首諸賢而紀
庸裂三壤之胙茅躋一等之元祀恩綸渙冊錫備乎
臧獲土田鐵券冊書宥及乎子孫蔭裔傳萬葉而毋
替誓百代而勿忘肆策勳爲宣武功臣一等超三階
爵其父母妻子亦超三階無子則甥姪女壻超二階
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仍賜奴婢十三田一
百五十結銀子十兩表裏一段内廐馬一匹至可領
也於戲礪山帶河縱阻馬血之同歃雲臺烟閣儼覩
燕頷之若生盖立偉績者報必隆而享厚賜者勞必
大惟卿精爽服我寵靈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卒逝後 賜祭文
維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六
日丁丑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崔光弼 諭祭于卒
贈議政府右議政李舜臣之靈惟靈粤自壬辰島夷
猖獗列郡瓦解兇鋒孰遏卿於是時首提海師一舉
殪將大張我威雄據閑山賊莫敢窺蔽遮江淮惟卿
是倚上年之敗言之痛矣使卿而在豈至於此易置
失宜是予之罪將伯求助何補輸載卿再受任承此
潰裂收拾板蕩招募散卒以寡敵衆克摧海賊中興
功業此其第一造艦營粮用智如神曾未周歲舊績

重新協力　天兵進攻賊壘蒙衝一鼓士忘其死天將興歎虜魄自褫哀辭乞退即棄常態縱賊生還尚可爲耶謀之不臧卿獨奈何伏甲邀擊亦一奇計滅此朝食此志愈厲半夜潛師冒死直前唾手鳴鏑賈勇身先將軍令嚴士氣自倍烟消赤壁氛豁青海兵興七載未有此捷緊誰之功非卿莫及邦知天意竟難諶斯大事垂成身遽死綏可哀者卿功在　宗祊忠節炳烱沒有餘榮人生於世一死難免死得其所如卿者鮮長城一壞保障誰托邦之無祿視天寘邈予實負卿卿不負予痛結幽明云何其吁贈爵吊

祭豈盡予懷遣官致辭惟以告哀

錄勳後　賜祭文

維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丙午朔初三日戊申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尹光啓　諭祭于卒贈議政府左議政李舜臣之靈惟靈滅賊全國功莫如卿捐軀報主忠莫如卿紀功行賞孰與卿爭擢置元勳未足褒旌今當會盟漱予衷情嗟彼諸臣咸造在庭誓指山海共保恩榮獨此毅魂抱冤泉壤盤血誰歃富貴誰享毀泣靡及倍深惻愴遣官奠菲聊寓予悲存亡一理其庶知之

忠愍祠 賜祭文

國王遣臣 諭祭于卒統制使李舜臣之靈惟靈桓桓將軍智勇超群提師海上再掃妖氛大勳纔成將星遽隕言念忠槩爲之涕零爰創祠宇妥安英靈靈兮有知享此惟馨

溫泉 行幸時 賜祭文

維歲次乙巳五月丙戌朔初一日丙戌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柳松齊 諭祭于卒忠武公李舜臣之靈惟靈山河鍾秀宇宙垂名堂堂忠義展也干城昔過南寇克壯海防景奏膚功我武維揚整頓戎機截彼

咽喉保障兩湖千里妥帖爰畀三方悉統水軍孰爲
謫言撓我中權妄庸失律全師挫衄再煩重寄遂起
纍棘振礪創殘卒伍遺勸纔殲劇賊遽報星隕敵摧
身喪義彰功弘聲名輝爀江漢無窮適予南行有懷
良將拊髀興思倍覺惻愴睠彼海曲一抔孤墳體魄
攸藏盡酹英魂玆遣禮官式陳泂酌明靈不昧庶幾
歆格

顯忠祠 賜祭文 知製教趙泰億製 進
維歲次丁亥四月癸未朔二十五日丁未 國王遣
臣禮曹正郎韓世億 諭祭于故忠武公李舜臣之

靈惟靈天之降難必生英特扶亡濟危全付丕責若

漢之亮身任興復暨唐有晟生爲 社稷烈烈惟卿

其殆庶幾大節精忠偉略沉機島夷啓釁其端甚微

衆所晏晏卿獨深憂屬制湖閫未雨綢繆猷心果逞

豕突誰遏躪釜剡耒列郡氣奪卿惟屹若有截海防

鐵鎖橫港龜艦駕洋刮骨援桴洒泣誓衆焚艘殪酋

涅齒霆悚月捷交馳 天書屢奬三路水軍俾卿兼

掌閫山移鎮控扼咽喉軍聲大振海氛將收云誰媒

孽以刼代毅迨其敗衂復畀重寄單騎勇赴收拾餘

燼柁櫓干楯迺葺迺繕旌旗變色士氣日奮指揮如

神部伍整肅露梁大膊躬冒矢石遁寇屛息京觀可
等胡天不惠將星隕曜功超慓龕義並高趙殺身殉
節古有此言身亡國活始見斯人士女巷哭千里不
絕　九重褒贈三事之秩鐵券追頒旂常載烈湖嶺
之人或祠或碣以寓悲慼至今不忘睠茲牙城寔鄉
舊鄉祁連象塚矧在茲土風聲所感多士景慕於焉
創宇永圖揭虔肆因顯章　恩額載宣俾官命祭予
懷增愴不昧者靈尚此來饗

忠武公家乘卷之五

附錄

鄭相 琢 伸救劄

伏以李某身犯大罪律名甚嚴而 聖明不卽加誅原招之後又許嚴推非但按獄體段爲然抑豈非聖上體仁一念期於究得其實冀有以或示可生之道也我 聖上好生之德亦及於有罪必死之地臣不勝感激之至臣嘗承乏命官推鞫按囚固非一再凡罪人一次經訊或多傷斃其間雖或有可論之情徑自隕命已無所及臣嘗竊憫焉今某旣經一次刑

訊若又加刑則嚴鞫之下難保其必生恐或傷 聖
上好生之本意也當壬辰倭艘蔽海賊勢滔天之日
守土之臣棄城者多專閫之將全師者少 朝廷命
令幾乎不及於四方某倡率舟師乃與元均頓挫兇
鋒國內人心稍有生意倡義者增氣附賊者回心厥
功鉅萬 朝廷嘉甚至加崇秩 賜以統制使之號
非不宜也當進兵討賊之初突戰先登之勇不及元
均人或致疑是固然矣元均所領船隻適於其時謬
承 朝廷指揮多數燒沉不有某之全師則無以做
出形勢克辦奇功矣某爲大將見可以進不失時機

能舉舟師大振聲勢則臨亂不避之勇元均固有之
而畢竟摧陷之功某亦不多讓於元均矣但於其時
元均不無如許大功而 朝廷恩典全及於某於元
均則還以大損中外至今稱冤此則最可惜也元均
於舟師之事才有偏長天性忠實當事不避善於衛
突兩將協心勠力則賊不難退臣每於 榻前啓達
此事 朝廷以兩將不相能故不復用元均而獨留
某以專舟師之事某諳練備禦手下才勇咸樂爲用
未嘗喪師威聲如舊倭奴之最怕舟師者未或不在
於此其有功於鎭壓邉陲大段如此或者以爲某一

度建功之後更無可記之功以此少之臣則竊以為
不然四五年來天將主和　皇朝東封之事又起我
國大小將士不許措手於其間某不復宣力者非其
罪也近日倭奴之再舉入寇也某之不及周旋者其
間情勢亦或有可論盖凡當今邊將之一番動作必
待　朝廷之成命無復有將軍專閫之事倭奴未過
海之前　朝廷秘密下教登時傳致與否未可知也
海上風勢之順逆舵進之便否亦未可知也而舟師
分番不得已之事昭載於都體察使自劾狀　啓中
則舟師之臨急不得致力者事勢亦然似不可以此

全歸於某也往日馳　啓之中其所陳之事涉於虗
妄極可怪駭而此說如或得於下輩之誇張則恐亦
容有之間不察之理不然某亦非病風之人敢爲如
是臣竊未解若夫亂初軍功馳　啓之中不爲一一
從實貪人之功以爲己功委涉誣罔以此而問罪則
某亦何辭焉然而除非全德之人則於物我相形之
際能無欲上人之心者蓋寡因循苟且之間鮮不做
錯特上之人察其所犯之大小而有所輕重之耳夫
將臣者軍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係其重如此故
古之帝王委任閫寄別示恩信非有大何則曲護而

全安之以盡其用厥意有在大抵人才國家之利器
雖至於譯官業士之類苟有才藝則皆當愛惜況如
將臣之有才者最關於敵愾禦侮之用其可一任用
法而不爲之饒貸耶某實有將才才兼水陸無或不
可如此之人未易可得邊民之所屬望敵人之所嚴
憚若以律名之甚嚴而不暇容貸不問功罪之相準
不念功能之有無不爲徐究其情勢而終致大譴之
地則有功者無以自勸有能者無以自勵雖至挾憾
如元均者恐亦未能自安中外人心一樣解體此實
憂危之象而徒爲敵人之幸一某之死固不足惜於

國家所關非輕豈不重可爲之慮乎古者不遺將臣
終收大功秦穆之於孟明者固非一二臣不瑕遠引
只以 聖上近日之事啓之朴名賢亦一時之猛將
也嘗觸邦憲 朝廷特原其罪未幾有湖右之變
過己丑而名賢一擧戡定功在 宗祊其棄瑕責效
之意至矣今某罪陷大辟幾犯十惡律名甚嚴誠如
聖敎某亦知公論之至嚴常刑之可畏無望自全乞
以 恩命特減訊次使之立功自效其感戴 聖恩
如天地父母隕首圖報之志必不居名賢之下而我
聖主中興圖閣之勳臣安知不起於今日之胥靡乎

然則 聖主禦將用才之道議功議能之典許人改過自新之路一舉而俱得其有補於 聖主撥亂之政豈淺淺哉

是時元均煽謗於內狡倭設詐於外以疑惑 朝廷衆口交騰必欲置公於死地今以此劄觀之公之罪狀盖無所不有而皆均之故也向非 宣廟明聖其得免於杜郵之死不亦難乎均始以敗將倚公却敵是均之功皆公之功也及公去而均代之立見敗衄身死賊鋒而公之功益著然則公之是非固不待卞而明矣世稱公幾死得脫自知功

大難容遂臨陣以殞其身公之一死固所素定而其所遭之境所處之勢殆亦有近於是言者嗚呼可悲也公卒後百十四年辛卯李畬書

中朝水軍都督陳璘祭文

維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正月壬午朔越十日欽差總領水兵禦倭總兵管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陳璘謹以剛柔毛清酌之儀致祭于 朝鮮水軍統制使李某之靈曰嗚呼統制遠藩 邦家安危之智提一旅之殘疲 縣之黑子絕敵西窺修我內備枕戈浴鐵終日或不暇給結艘

製器卒歲無少已招徠流離者萬家畔賊逸歸者千
計露梁之戰統制前鋒舳艫殘陷我且汝衛而旣脫
於虎口賊由是失銳徐且戰以且却遂禽獮而草薙
余謂統制可免夫斯禍孰知中流矢而捐逝憶而平
居對人嘗曰辱國之夫只欠一死顧今境土旣歸大
讐已復緣何猶淺夫素厲嗚呼統制該國凋殘誰爲
興理丘戎狼狽誰爲振起豈惟失祈父之爪牙且喪
令鮮之百雉緬懷及此詎不流涕靈魂不昧鑑是泥
祉

監司閔維重祭墓文

惟靈氣殷天門神降高嵩穿揚妙藝投筆長風稍陛
碧珍遂鎭海關際天東南實隣島孽執徐之歲啓釁
虞途兇徒射天祆祲彌區人不職思公懷國計出師
逾界以遏賊勢露梁屹屹閑山殷若代斷失畫士民
靡托起公于徒轉韡爲笑收羸于輸破衆以少 帝
命虎臣整旅東征公屬櫜鞬克祇其迎軫中冬曉刹
訖天討列缺張威馮夷啓道兩師齊作三軍奏功片
舸不遺滄海波空鯨鯢就殲折尾猶掉公身是毒神
祐莫保將錫天命炳如日星生膺茅土不足爲榮贍
彼陰岑睪如攸寄苦月茫茫松栢其萎我叨觀風植

節茲土緬惟英烈與我景慕茲將菲具冀格神明魂
兮有知歆余薄誠

顯忠祠春安時祭文　　判書閔鎮厚撰

在　穆陵世島夷射天　王京不守列郡靡然公時
受命志殲寇賊樓船所撤有捷無衂聲震夷夏　帝
褒煌煌六星遽殞其奈天亡三軍號哭若喪父母誓
海盟山尚傳遺句惟公大節既武且忠再奠吾東伊
誰之功亦越內行克篤孝友畢竟成就其本則有睹
茲牙土寔公之居某水某丘以遊以娛若堂有封毅
魄攸藏桑梓既古松栢凄凉風馬雲旗彷彿歸來行

旅指點父老興懷昔我 聖考車駕過此緬想忠烈
禮隆牢祀遺躅所曁 褒典特殊竪碑建祠于嶺于
湖俎豆之奉獨闕吾鄉所以一方倡議騰章 聖主
曰咨予其汝從士董其事工奮其庸廟宇載新永妥
英靈衿紳駿奔牲肥醪香遠近風動忠義聳激顧我
佑我庶幾無斁

顯忠祠上樑文 前牧使任弘亮撰

國之不亡其誰咸推忠武之偉烈發而可祭於社爰
揭崇奉之虔誠百代風聲千秋景慕故忠臣忠武李
公乾坤孕秀岳瀆儲精載誕降生當嘉靖旃蒙之歲

錫名表德慕重華弼諧之良世襲醇儒德水之淵源
遠矣家有直道霜臺之風裁凜然孝友之性行誼之
純得於天賦跅弛之才英爽之氣粤自髫齡腹有詩
書發之於將軍心意胷藏兵甲見之於戰陣戲嬉心
雄萬夫志定遠之投筆氣蓋一世擬天山之挂弓早
擢虎頭之科未試龍驤之志斥權門之求嫌介潔自
持謝銓地之同宗干謁是耻恂恂如雅飭之士繩墨
自律其身卓卓乎魁傑其人書劒特是餘事一佐節
度之湖幕棘棘不阿再管邊圉之堡兵栖栖久屈南
徼護鳳棲之樹不饒上將之尊壯塞監鹿屯之田更

獻巨酋之馘夫何功績之未賞反致忠信之見疑刀
鉅在前不以威武而屈意死生有命不以橫逆而動
心用是而半世蹇屯用是而十年落拓鷙棲枳棘専
一同而不咸驥伏櫪槽跼四蹄而未展韓淮陰之國
士始逢蕭相之知奇武穆之褊裨幸荷宗公之奬于
時邊鄙啓釁廊廟軫憂　九重興鼓鞞之思誰可將
者一路總戈船之卒汝其欽哉超擢旣出尋常責任
又専藩閫方深暮夜之虩惕可緩陰雨之綢繆木屑
竹頭陶士行之綜理伏波下瀨漢將軍之規模板屋
楯窓翔龜船之玅制金釘鐵鎖截鰌海之橫流心上

默運智機目中已無勍敵洎夫龍蛇圮運虺豕逞兇扶桑一颿禍機蔓於呼吸釜萊連陷賊勢騰於風雷七十州嶠南土崩乘虛直擣數千里湖甸厖解肆意長驅綰符綬者竄身而保妻孥居笠轂者以賊而遺君父商山獺水兩將之兵輿尸折服駒城三師之師棄甲若蹈無人之地疇能捍王于艱於是我公灑泣溫嶠之枕戈誓心士雅之擊楫逖矣西土驚聞 乘輿之播遷瞻彼東流痛哭 綸綍之惻怛大王龍馭之虛喝主辱深痛飲鴨江之聲言國恥誰雪忠憤烈烈不欲與賊俱生義氣堂堂只擬爲國一死先嘗

玉浦幾美月捷之三大蹀鳴梁壘却日滋之衆　天
書下十行之札榮一字之衮褒官資加三級之階進
二品之崇秩統制三路自我公而設官控扼兩湖嘉
乃績而委任憂虞庶寛於南顧勲業行期於中興豈
意齊間誑燕秦諜譖趙敵方飛謀而設詐事多可疑
人且猜才而忌功禍將叵測自信萬全之長筭不虞
一朝之大何縲絏非罪之冤自白無地忠孝俱喪之
痛彼蒼者天樂毅被讒終見騎劫之敗績廉頗受讒
以致趙括之僨軍　宸衷方軫於疇咨僉舉更屬於
宿將張浚再臨江上士卒歡心魏尚復守雲中戎虜

褫魄收拾創殘之餘燼修敝補亡勉抑蘗棘之至情忘身徇國碧波亭下賈餘勇而先登運籌堂中屈群策而畢舉 天兵協力六代七代之用張我武揚威一鼓再鼓之不竭大小百餘合何攻不取何戰不勝艨艟十三艘以弱敵強以寡敵衆楊經理贈以挂紅之賀幣 聖天子錫以綰黄之寵章誓海盟山氣象可見於吟咏補天浴日功烈益著於褒嘉迎 翠華於龍灣斷斷自許奠蒼生於鰈域復復指期豈料五丈隕星三軍晦彩今日固决死寧負裹革之初心皇天不憖遺終成殉節之素志龍亡大澤天地爲之凝

愁虎逝深山風雲爲之變色指揮戰略丁寧臨絶之言號令餘威勇赴解圍之援諸葛之身雖殞仲達自奔先軫之面如生敵國猶慴　宸情悼失吾名將國人嗟壞汝長城公安士民傷心萊相之櫬襄陽父老墮淚峴山之碑隱卒崇終記功宗於周禮贈秩致祭紆寵眷於漢儀黃河泰山盟始終於帶礪册書鐵券爛勳伐於彜鼎喑啞所被嚏喈所臨皆有立廟而享者遺愛之鄕播馥之所莫不掃地而祀之大節大勳巋然旌閭之表揭忠愍忠烈㷀乎　恩額之淋漓嗚呼阿咸繼露梁之功竟殉西塞子瞻死綿竹之戰復

見東韓龍泉吼於匣中餘怒猶在鯨波息於海上威
風尚存生也榮死也哀啟禮雖稱於邦典尸而祝社
而稷明禋獨闕於里閭惟玆牙山縣南白巖里寔公
之舊居也故鄉故社猶存舊日之典刑某水某丘尚
記當時之遺蹟幽明罔間溫序之魂倘來精爽靡依
丞相之祠何處神不以宇村翁感歲時之思事在于
人鄉士懼日遠而忘盖因力綿而役巨所未遑焉以
至歲延而時遷若有待者幸今日多士之齊奮舉一
方衆議之僉同遍告於薦紳先生轉聞　天聽通諭
於縫掖諸彥以及遠方視址相方去舊舍不遠伊通

歲辛酉乙朔新廟乞合其宜開基於八月之交龜筮
叶兆授矩於一陽之節鳩材孱功尋引繩準之既陳
般倕殫技棟楹梟桷之咸備匠石效工秩秩斯干猗
歟完矣合矣會噲其正美哉輪焉奐焉廟貌儼臨悅
神明之如在高山仰止景風烈而起欽耳邉欣聞兒
郎眼前喜見突兀雙樑既舉六偉乃成兒郎偉抛樑
東宛然桑梓舊時同遺閭廟宇長隣近不昧精靈厥
感通兒郎偉抛樑南　行宮御氣瑞雲曇却憶　先
王臨幸日禮官賜祭寵恩覃兒郎偉抛樑西長川一
帶繞長堤寧仁山作牙城鎮偉節層標可等齊兒郎

偉抛樑北佳城鬱鬱護幽宅沔陽墓傍武侯祠三尺螭頭牲繫石兒郎偉抛樑上太虛寥廓耀乾象若將忠義爭輝光天上頫看日月朗兒郎偉抛樑下栢版松楹揭大扁苾苾春秋祠罔愆表忠千載尚風化伏願上樑之後妥靈安魄降嘏産祥格後人報祠之精誠永享俎豆香火相 宣廟在上之陟降以保子孫黎民氣作山河壯本朝而特立名懸宇宙垂永世而長存植民彝化民風旹知親上死長扶世道與世教爭勸仗義效忠

附録

挽詩

吏曹判書李睟光

威名久懾犬羊群蓋世奇功天下聞蠻祲夜収湖外月將星晨落海中雲波濤未洩英雄恨竹帛空垂戰伐勲今日男兒知幾箇可憐忠義李將軍

左水營

地勢連南極雄臨日出東孫城前左水一島古今風控禦關防重丹青海廟空哀哉李統制千載誦奇功

忠愍祠

第一中興將艱危拮我東山河餘怒氣宇宙有雄風
對馬春濤息扶桑曙靄空至今滄海上誰復詞戎功

哀李統制　領議政柳成龍

閑山島古今島大海之中數點碧當時百戰李將軍
隻手親扶天半壁鯨鯢戮盡血殷波烈火燒竭馮夷
窟功高不免讒妬搆性命鴻毛安足惜君不見峴山
東頭一片石羊公去後人垂泣淒凉數間愍忠祠風
雨年年不修時有蛩户吞聲哭

感李統制 全羅左水營題板　吏曹佐郎尹 [illegible]

倚天看劍坐生風溟海茫茫浸碧空可惜當年李統

制飄零大樹九原中

次韻　　　　　　　　　　　　　　叅判李景義

將軍一去颯餘風鯨海波濤萬里空幾箇英雄墮淚處峴山碑在瘴雲中

悼李將軍　　　　　　　　　　　　車天輅

宇宙無雙將樓船第一功鯨鯢談笑外熊虎指揮中蒼兕排雲嶠晴雲捲海風先鳴百戰壯獨立萬夫雄越石驚揭傑吳龍避阿童扶桑漢甲照析木楚氛空捷報飛天上威聲懾日東兵休可以國星落奈何公匣乳雙蛟劒橐收八札弓南宮未畫鄧大樹忽摧馮

玉帳鞱鈐在青油鼓角終蠻兒欣酌酒漢將痛臨戎此老真無敵餘人若發蒙特書歸史筆哀贈軫 宸衷太白英魂帶靈胥怒氣通誰能鐫藥石偉績動昭融

哀李統制

趙慶男

六載閑山擁虎威幾時龜艦剪狐叢偃城金牌招鵬舉河上單師返魏公三捷碧波生盡節一朝瓦解死輸忠揮旗鳴鼓盟山說留與英雄淚不窮

題露梁忠烈祠

錦山君誠胤

將軍忠勇冠東韓杖鉞桓桓再上壇還拾敗船猶破

敵謾追窮寇獨當九心知功大終難賞志决身殲竟露肝萬古英靈何處在一間祠屋野雲寒

讀忠武公行狀有感　　掌令趙克善

丈夫風骨異諸人夢報平生岳降神勳業盛來扶宇宙將星流處哭軍民幾年統制專三道千載威名動四隣烈士聞聲增意氣遺文讀罷淚沾唇

過統制使李公墓　　參奉朴　稻

將軍墓臨大路將軍墓有大樹大樹烈風吹不盡當年想像將軍怒將軍擊賊四十萬大海洋中白日暮白日暮兮大樹摧天公爲泣真宰許公之毅魄鎮東

南狐貍竄穴鯨鯢怖公之忠烈求之古人無其伍當與諸葛武侯同駕而並騖我逢亂離偶過之再拜空山一抔土吁嗟乎有山屹屹高萬丈萬古英風振河嶽

哀李統制　　承旨崔有渕

昔倭窺我邦獻馬與孔雀處若小事大卑辭厚幣帛朝廷信不疑志士徒仰屋有人謂宰臣恭𦖩何以敵宰臣綽髯笑蠻兵類鴈鶩原野一馬蹄舉鞭可殲滅海戍䆉舟師艅艎泖岸閣維時李節度小少自潁脫受任造山堡大踩鹿屯賊群醜不敢動猛氣振沙漠

歸來朝市間陸沉千夫側清鑑在相公豈無吹噓力
湖南左水閫拔擢自井邑大修陰雨備隱若一敵國
蠻船蔽滄海殺氣亘南陸群帥皆褫魄凶鋒更難遏
公乃擊楫來閑山雄所搤隻手捍暴客一戰海成血
遂加統制 命天書紆寵秩賊不進一步荏苒三歲
月蠻酋巧行間他將殘卽墨我邦喜得諜易置太神
速公旋下金吾中權換趙括關防一失險生靈盡魚
肉國事已去後更授公旌節公又大獻捷直欲呑日
域 天將都督璘比營聲勢合値賊更陸梁瘴海旌
旗獵公浴夜祈天殲寇卽殞絶鷄鳴戰方酣慘惔將

星落歌鼓齊獻凱哭聲旋天徹凄凉餘部曲故山歸
素紼都督見吾王涕淚衣裳濕掃蕩南海清其功
誰比列健筆太史褒古廟遺像肅昔過松廣寺惠熙
有老衲從公矢石間爲余前致說非徒公智謀神明
助戰伐至今有海警夢裏見髮鬅最悼鄭萬戶斗膽
更無匹被甲杖大槍擊鼓促柁楫渠酋畏如虎所向
皆辟易方戰中石炮身先死未捷余遊方丈山露梁
送遠目是公古戰場誰人今復作龜船徒自撗一詩
慰忠魄混沌倘不死幽冥應感激

題李統制忠愍祠　　判書洪宇遠

青丘地形天下壯涵空巨浸環三陲名山喬岳欝磅
礴大川洪河相浩瀰千年間氣鍾秀異往往人傑生
魁奇堂堂統制天所挺氣岸卓犖真男兒頎頎八尺
猿臂長燕頷虬鬚仍虎眉早年投筆學敵萬赳赳勇
力如熊羆秋蓮秘術笑白猿明月妙藝超由基清霜
紫電閃武庫豹略龍韜誰得窺霜蹄早合騁亨衢長
翮久嗟栖卑枝黃雲塞上一躍馬縛取狂虜如孤狸
囊中穎脫物不隔　九重一朝垂鴻私金章纔暎滿
浦月玉帳還開滄海涯煌煌龍節照虎符肅肅兵甲
羅貔貅魚麗鶚翼自訓勵赤雀黃龍朝暮治巍然一

方作長城海寇強梁還可笞半夜南溟怒濤立奔鯨
噴湧搖凶鬐東萊城中賊如霧殺氣漠漠迷朝曦
國家昇平百年久將相文武方恬嬉大嶺以南無堅
壘鏈川戰骨高嵾嵯 玉輦西幸渡龍灣漢京血雨
腥風吹紛紛閫帥爭棄甲慷慨捐軀知是誰將軍擊
楫洒雪涕天日慘惔三軍悲扶桑怒視裂雙眥斗膽
輪囷揚赤頷桓桓大義激將士掃蕩仇讐相與期轅
門畫角雜金鼓號令如山山可移長戈利戟凜霜雪
白旆黃旗交翬翻班聲朝動漢拏岑組練夜照蛇梁
湄樓船岌嶪若羅星戰艦嵬峩如列碁層楯密排片

雲疊大帆高張鵬翼乘千槳競催躍怒虬萬棹齊奮
騰翔鷁飛廉先驅列缺後海神水伯來迎師千百之
重鳥卵上百萬驕賊何能爲王浦當兵水建瓴露梁
乘銳山崩披烟埋唐項爆猛焰血張閑山浮積屍雷
霆隱隱生叱咤霹靂轟轟隨指麾飆空白鏃驟雨下
震海赤丸流星馳風揮電掃詎敢當破竹之中胡命
危妖氛欲豁瘴塞昏市虎翻成投杼疑空令紫氣射
斗牛坐遣封狼隳藩籬陳陶四萬同日死敵勢憑淩
誰復支專征冊膺板蕩餘散卒加額爭來隨軍客一
新士氣倍王枹金鞭親自持龍驤萬斛下蜀日赤壁

千舟焚燬時雄威燀赫百戰餘衆斬其將搴其旗湖南千里百萬民倚公爲命如母慈遊魂何見不日平大樹如何風折之鼓聲未絕將星落颯爽精靈箕尾騎哀哀部曲眼流血浦思山愁神鬼嘻家家號哭若親戚耆老童子皆嗟咨 君王拊髀入彩顰十行哀詔如綸綍驃騎營址海山上突兀金碧開神祠輝煇三字自 御賜畫棟朱樑光陸離鼇城老相壁上記佶屈灝噩瓊琚辭蕉黃荔丹籩豆淨歲時香火供牲粢昭明英魄在其上廟庭不敢窺妖魑客來傴僂薦脯酒靈風窣窣生寒帷公亡三十有六載南服追思

曾未褰瀛波帖息不敢動至今餘威驚島夷落落中
興第一功宇宙大名無時墮求古之名將孰能過金甌
賴公今不虧當今北狄正桀黠豕突蛇食恒侵欺
楓宸宵旰已多年主辱何人思死綏嗚呼安得起九
原一掃烟塵平月氏

露梁吊李統制　　右尹孟胄瑞

東土聖人昔御極駿骨必須千金募李侯骨聳精爽
緊熊虎姿兼廊廟具金戈鐵馬鎮北塞眼底呼韓安
足數定遠還催日邊夢玉帳多年荷　恩遇黑龍之
歲月建午島夷射天干天怒投鞭銳志叶凶圖千里

滄溟倏飛渡　九廟不守乘輿西三韓白日騰風雨
公時持節住南紀猛氣咆哮長虹吐天戈一揮楚氛
豁大河以南金湯固故用將軍作都統要使威聲鎮
三路捐軀誓答　主恩厚提携玉龍肝膽露大帆如
雲略東極馮夷辟易魚龍懼攙搶熒惑不敢動我侯
重有此節度行將跨海斬長鯨直欲挂弓扶桑樹參
旗井鉞百戰餘八尺全軀神鬼護金天忽落將星芒
火維先秋大樹仆扶顛終賴仗遺策再造山河廓天
步自是一死知有意後人那得揣其故身亡之日國
活時太史褒墨誠非誤當年倘非藉公力未必西關

回王輅哀榮竟荷 聖主眷麟閣元功光繪素峴山殘碑落照邊咽咽寒波如有訴感古頻沾志士淚傷時幾費騷人句爲吊英魂魂不來但聞竹枝江城暮君不見一片龜船盡日横致令 彤闈軫東顧何當喚起不死魄再鎮邊疆揮白羽

次刀字韻　判書洪處亮

忠烈華夷伏聲名日月高遺孫不忘郢夜夜撫長刀

又　判書南龍翼

聞笛睢陽詠千秋節並高時危憶良將中夜撫龍刀

又　判書柳赫然

號令山河動功名日月高如今破壁上夜吼舊龍刀

又　　　　　　　　　　　　　　　　僉判李　柚

太廟郎李弘毅甫袖持忠武公遺句二幅來示柚要得一言而帖之槩以追感之盛意而忠武公於余宗姓之先輩也平生忠節後世所仰而至於知字韻一聯槩可見之幸此一聯流傳世間而獨恨其未見全篇且閑山島絶句可想鎭邊憂國之誠也噫世之相後八十有餘年而何幸二詩見寄於絶塞之行其亦異矣今余來守茁邊戍樓辛苦之餘尤想忠武公爲國之一心也遂感而擊節忘其

此一丈
再出

耶昔韓文公稱張巡好學無所不讀誦漢書不錯一字公亦能於弓馬之暇涂指書史其蘊於中形於言者有如是夫公之不朽於世顧非藉於此而唯其咳唾之餘有不容泯沒者近世諸公多次公韻殆十數篇新寧公屬余拚和不可以文拙辭謹步而略叙之以寓高山景行之意云爾

赫赫勳名壯三韓義節高平生手裏物惟有兩龍刀

又　叅議趙　湜

氣作山河壯名將星斗高露梁千載月曾照匣中刀

又　叅議李三碩

師出身先死功尊節益高平生滿襟淚霑灑舊龍刀

又　　參議呂必容

海嶽勳名重秋天節義高哀榮紆　聖渥不負舊時刀

又　　監司吳命峻

諸葛祁山烈千秋較孰高閑山殘月恨夜夜吼龍刀

又　　牧使任弘亮

德水人豪挺閑山韻更高三韓再造烈看取舊龍刀

秋先入咳唾忠義可爭高先烈知無忝晟刀卽懇刀

右秋光句用原韻意寄李宣傳鳳祥以寓期待勗

固陋尾而和之時自觀焉

壮來星斗近南望嶺天高自笑書生老雄心倚寶刀

又　右議政申翼相

雲海將星落麟臺勳業高英雄滿襟淚遺恨泣龍刀

又　叅判李寅燁

千秋精爽在萬里海雲高一絶看忠義猶存匣裏刀

又　叅議任　埅

日月精忠貫山河壯氣高鯨鯢猶跋浪惆悵撫龍刀

又　副提學趙持謙

大海旌旗耀將軍意氣高千秋留一絶詠罷撫長刀

又　監司李喜龍

閱盡南征錄公勳第一高英靈猶未泯匣裏乳龍刀

又　修撰李寅賓

大樹飄零後芳名百歲高何人傳寶噂忠赤凜霜刀

又　判府事尹拯

睢陽遺響遠諸葛大名高八哀思勁翮一割愧鉛刀

張中丞睢陽城中有門關邊月近戰苦陣雲深之句與將軍此作意思一般諸葛丞相謚忠武將軍勳業宜其同受大名也　國家南壯受敵讐耻未雪人之思將軍當愈久而不已如吾輩腐儒直鉛

刀耳脫有緩急安有一割之用感慨之極情見于
辭云

又　判府事李畬

苐一中興將身殲勳更高閑山秋夜意舊匣尚雙刀

又　領議政李濡

義與秋爭烈名將日並高平生報國意看取匣中刀

又　判府事趙相愚

萬斛龍驤駛千層虎帳高雄心猶不死碧血染霜刀

次劒銘附

一鑄雙龍鬼神動色又手剸鯨鯢氣帶山河

又

判書李 塈

忠武公水國秋光暮一絶少幸得賞於世人傳誦之餘居常諷詠而扼腕流涕者久矣今其玄孫都事字致遠者卽余友也請于太學士德水李公推其詩意而略序其事又歷請于諸名士和其韻其意非藉此以圖不朽欲垂諸子孫而不忘焉耳屬余和有年而固有所不敢者輒辭之矣今於適官而歸也其其請益懇義不當終拒不以蕪拙而書以贐之致遠其恕之

江淮唐保障功烈較誰高舊物猶遺恨龍吟大小刀

又　判書崔錫恒

勲業擎天重精忠貫日高生平景慕意流涕撫雙刀

又　叅判任弘望

欲識吾鄉事唯當着眼高至今牛斗上餘氣射龍刀

又　叅判俞集一

賊勢風雷疾將軍氣槩高營門秋月夜閑坐撫龍刀

又　叅判閔鎭遠

功盖三韓大名垂萬代高人亡憂轉剩慷慨撫腰刀

又　叅議宋徵殷

丁丑春余出守牙州洎至縣卽詢訪舊蹟父老言

又

判書李　塈

忠武公水國秋光暮一絶少幸得賞於世人傳誦之餘居常諷詠而扼腕流涕者久矣今其玄孫都事字致遠者卽余友也請于太學士德水李公推其詩意而畧序其事又歷請于諸名士和其韻其意非藉此以圖不朽欲垂諸子孫而不忘焉耳屬余和有年而固有所不敢者輒辭之矣今於遆官而歸也其請益懇義不當終拒不以蕪拙而書以贐之致遠其恕之

江淮唐保障功烈較誰高舊物猶遺恨龍吟大小刀

又　判書崔錫恒

勳業擎天重精忠貫日高生平景慕意流涕撫雙刀

又　參判任弘望

欲識吾鄉事唯當着眼高至今牛斗上餘氣射龍刀

又　參判俞集一

賊勢風雷疾將軍氣槩高營門秋月夜閑坐撫龍刀

又　參判閔鎭遠

功蓋三韓大名垂萬代高人亡憂轉劇慷慨撫腰刀

又　參議宋徵殷

丁丑春余出守牙州洎至縣卽詢訪舊蹟父老言

忠武公之墓在某里噫公當壬辰之歲蛇豕荐食
起自赤將受命閫臬蔽遮湖海之間卒能弭凶靖
難再奠國步其精忠偉烈焯焯在人耳目居平未
嘗不欽仰矧公衣冠之藏在吾所莅之地其感慨
敬慕尤何如哉一日其後孫新寧公袖公閑山島
中所詠一絶以示余即盥手展紙諷咏一餉其氣
豪而志烈詞高而格清雖殘膏賸馥足以見公忠
義之溢於辭而不可揜也夫古之屬橐鞬治韜略
者宜若與觚墨踈而餘事文章或能攘臂於文苑
詞績映發可傳於後豈其天賦通才不習而能者

耶昔韓文公稱張巡好學無所不讀誦漢書不錯一字公亦能於弓馬之暇涂指書史其蘊於中形於言者有如是夫公之不朽於世顧非藉於此而唯其咳唾之餘有不容泯沒者近世諸公多次公韻殆十數篇新寧公屬余拚和不可以文拙辭謹步而略叙之以寓高山景行之意云爾

赫赫勲名壯三韓義節高平生手裏物惟有兩龍刀

又

叅議趙　湜

氣作山河壯名將星斗高露梁千載月曾照匣中刀

又

叅議李三顚

師出身先死功尊節益高平生滿襟淚霑灑舊龍刀

又　叅議呂必容

海嶽勳名重秋天節義高哀榮紆　聖渥不賣舊時刀

又　監司吳命峻

諸葛祁山烈千秋較孰高閑山殘月恨夜夜吼龍刀

又　牧使任弘亮

德水人豪挺閑山韻更高三韓再造烈看取舊龍刀

秋先入咳唾忠義可爭高先烈知無忝晟刀卽愬刀

右秋光句用原韻意寄李宣傳鳳祥以寓期待勗

勉之意古語曰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昔唐李晟
乃中興名臣也有寶劒克成中興之功以其劒傳
諸子孫其後李愬又以先劒平淮蔡故用其事庸
眎區區之望

鄷城菀狴氣光射斗牛高一試將軍手千秋作寶刀
仙李樓船將拔鞘天爲高試問將軍劒何如大食刀

又　　　　　　　都事李　晙

聲名雲水白忠義秋天高餘事乃文墨奇勳在大刀

又　　　　　　　校理金　楺

雲愁孤島立水咽海天高萬古英靈在時時夜擊刀

又　掌令李聖肇

忠烈爭秋凛威名盖世高誅鯨餘舊物光出匣中刀

又　從孫之綱

功盖青丘域名懸白日高至今餘壯氣光吐匣中刀

忠武公家乘卷之六終

余嘗擯斥南荒涉露梁觀公戰處會日暮風雷驅海濤想見公夜戰壯烈余以累人不敢詣公廟奠椒漿為文以吊之獨私語于心曰是役也秀吉新死諸賊思歸以公百戰之威掃餘寇如拉朽何不周防自惜終以身殉

也世言公自度功成而身危當
矣乃而不避嗟呼或其然乎今
見公從子芬所撰行録記公之
言與事頗詳而但云公臨戰祝
天誓死少無幾微之見于色辭
者是亦未可知也蓋公七年毋
揖奇功獨多追夫和議行而天

將沮之元均讒而朝議擠之戰
敗多不得自由一身幾死於桁
楊雖愚人亦能知不免矣與其
掩昧羅禍無寧明白立慬況此
賊一邑又無可死之所矣以公之
明早自審定雖子姪亦莫之覺
欣然公之一死報國固所蓄積

生祠福已付之天是將國亡與
亡國存与存公何忍自隳永負
其重恢之志也　大駕西狩公
聞　聖意已有内附之計常别
儲精米五百石人或問其何用
則曰若　龍馭渡灣我當載此
米浮海迎　駕以圖恢復不能則

君臣可以同死於我也當時將
相謀公間關執羈靮但自誓盡
節於旄丘之歲月鮮有以興復
為己任者獨公之所自期若是
其重至可自輕其生乎哉夫禍
亂之會天必生已亂之人或功
成而享其崇勳或殲而顯其義秀

吉死而公亦死天意也非公之
志也公之玄孫夘毅諸人示以
家乘請余一言乃書露梁舟中
兩感于心者于卷末以償素品
以之恨歲萬曆壬辰後再壬辰
季春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
中樞府事完山李頤命跋

汝玉於素日已知敬慕 公之精忠蹟烈每諗及 公事未嘗不扼腕瞋兩目而繼之以淚涔涔迺今秊蒞 公奮庸樹績之地親睹 公麾戟遺跕則萬頃鯨波百尺龜艦即 公之用武與運智可係也噫彼山之草

木海之魚龍尚能識公之忠
感公之義否乎而水國之秋
光月色尤可想見公不眛之精
爽則余之踊遺什挹餘光激
曜而與感者較畧裏昔又三四之
蓋目之寓思之從者然也抑
此有公之家乘登梓去即

公之七代孫岳丈鳳祥甫名
涖茲閫時爲利也日亦岳使公
在咸鏡南營寺書於余曰吾先
祖家乘所載多闕略故追復
完備之改鋟于此初本可去之
余因竊念此地寔 公之所始終
也安靈之宮臨大捷若墮淚

之碑皆在於此永為後人瞻
仰起敬之所而獨此編之刋不
于此而于他非欠事哉遂請乃
南營府印一通于岳史公重刻
之仍藏之忠愍祠廡以申
余區區敬慕之忱竟病陋語敢
希之諸君子為跋之文則已

僭已

歲丙申至月初吉湖南左

水使李汝玉謹識



